

永远流传 历久弥新

珍藏版

怪老头儿

孙幼军 著
郑凯军 图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珍藏版

怪老头儿

孙幼军 著
郑凯军 图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孙幼军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老头儿：珍藏版 / 孙幼军著. —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0.6

ISBN 978-7-5313-3753-9

I. ①怪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94171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：110003

联系电话：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：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：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：180mm × 210mm

印张：8

字数：190 千字

印数：1—10 000 册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单瑛琪
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

版式设计：刘 成

定价：30.00 元

mù lù
目 录

- 一 怪老头儿 / 001
- 二 我的代表 / 009
- 三 炸糕和滑翔机 / 023
- 四 我最要好的朋友 / 034
- 五 钓鱼奇遇 / 046
 - 1 破棍儿的奇效 / 046
 - 2 拦小汽车 / 049
 - 3 技术高超的老师傅 / 052
 - 4 鲤鱼湾 / 055
 - 5 钓鱼比赛 / 059
 - 6 新朋友 / 064
- 六 耳朵·鼻子 / 066
- 七 海外异国志 / 078
- 八 门神 / 087
 - 1 巧遇门神 / 087

- 2 桃树国 / 091
- 3 秦琼和尉迟恭 / 093
- 4 带神荼和郁垒回家 / 096

九 《门神》续编 / 099

- 1 请神很容易 / 099
- 2 立功和奖励 / 102
- 3 谁也没想到 / 107
- 4 送神也不难 / 111

十 爸爸就是爸爸 / 113

十一 变耗子始末记 / 126

- 1 事情是怎么开头儿的 / 126
- 2 我们俩都变成耗子，进了耗子城 / 129
- 3 巧遇陈小铁 / 134
- 4 怪老头儿被耗子警察抓走了 / 138
- 5 冰棍儿的秘密 / 142



- 6 在耗子法庭上当陪审员 / 146
- 7 我爸爸大闹法庭，还是没逃脱惩罚 / 152
- 8 尾声 / 157

十二 神秘的眼睛 / 160

- 1 大头能用鼻子认字 / 160
- 2 我家的“抢劫案” / 165
- 3 神秘的眼睛完啦 / 169

十三 铁头的话 / 174



一 怪老头儿

我叫赵新新，也叫铁头，念五年级。你们要是读过《铁头飞侠传》，准认识我。不过，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。如果你肚子疼，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，肚子照样儿疼。我现在讲的故事就不同啦，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，也能学会治肚子疼。

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，疼得直“哎哟”。吴老师说：

“赵新新你回家吧，让李明送送你！”

就凭大侠铁头，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？我自己上了无轨电车。

电车里拥挤。一个很瘦、很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，使劲儿摇晃。他要扶上头的扶手，伸伸胳膊，够不着。他要扶椅背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。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，我对椅子上坐的一个大哥哥说：

“大哥哥，你让老爷爷坐坐，好吗？老爷爷年纪大……”

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：

“凭什么？我也买票了，瞧见了没有？五毛！想坐也成，让你爷爷给我五毛钱！——我原本坐着，要是站着，就得付出力气，付出劳动。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，对不对？”

我兜儿里正好有五毛钱，是打算给飞侠——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。我一咬牙，把五毛钱掏出来，给了那个大哥哥。

老爷爷坐下了，喘着气，嗓子眼儿还吱儿吱儿直响。老爷爷扭过头来说：





“其实应该你坐，你肚子疼。”

上了车，我肚子疼好多了，既没“哎哟”，也没弯腰，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？我挺奇怪：

“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？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？”

两回事嘛！短发谢了顶，满嘴巴的胡楂子花白，脸跟核桃皮似的，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？

可是我没说话。也没准儿老头儿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。

到站，我下了车。车立刻开走了。我回头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招手说：

“再见！”

瘦老爷爷在窗口朝我点点头，好像也说了句“再见”。

我走了几步，一抬头，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。我吓了一跳：车明明开走了嘛！我口吃地说：

“您……您是怎么下来的？”

“一迈腿就下来了。”瘦老爷爷说，“你干吗老是大惊小怪？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？不迈腿下得来吗？”

跟他说不清楚。我只好说：

“老爷爷有事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叫‘老爷爷’，我叫怪老头儿。你叫我‘怪老头儿’就成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多没礼貌啊！”

他说：“这跟礼貌没关系，好比说你叫赵新新，我叫你‘赵新新’，有什么不礼貌的？”

知道我肚子疼，还“一迈腿”就下来了，还知道我叫赵新新！真够怪的！“怪老头儿”这名字对他挺合适。

“是这么着，”怪老头儿说，“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，小脖子细了点儿，你这孩子还算不错！你跟我到家去，我满足你一个

愿望。比方说，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？再比方说，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？不然，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？”

他什么都知道，真是怪透了！

不过，这回我听明白了他的话。我说：

“帮您找个座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什么都不要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。我是说‘满足你一个愿望’。什么愿望都可以，比方说，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，满天飞？”

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。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，该有多美！我一定飞得高高的，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……

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，疼得我直想蹲下。正飞在半天空，肚子这么一疼，那还不一下子掉下来，把我摔成肉饼？眼下要说有愿望，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。

“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？”怪老头儿说，“你这肚子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大夫说，因为不讲卫生，肚子里有蛔虫。我吃了好些药，那种粉红色的，像个小窝头，甜的。还有白药片儿，还有黄药面儿……总共吃了好几斤，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，老在肚子里闹。后来肚子再怎么疼，我妈也不让吃药了……”

“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！”

我就伸出舌头来。

“说‘啊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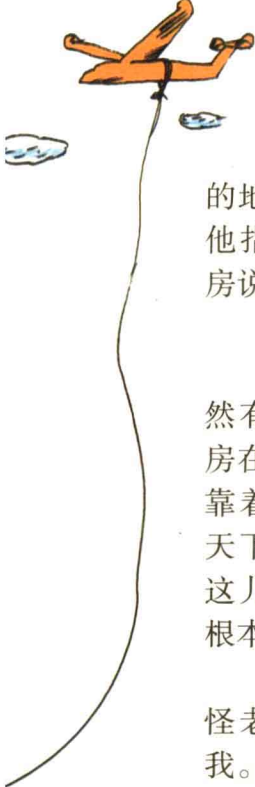
我就说：“啊——”

“不错，”怪老头儿说，“肚子里有虫子，还不少呢，跟我来吧！”

我跟着怪老头儿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您可别给我吃药了，我妈说，再吃，该把我毒死了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？我用特别疗法！”





原来怪老头儿住的地方离我们家挺近。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：

“这就是我家！”

我看了一眼，忽然有点儿糊涂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，靠着几棵大杨树。昨天下午放学，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，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！

“怎么不走啊？”怪老头儿转过脸来问我。

“这地方……这地方没房子！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……”

“没房子，这是什么呀？”怪老头儿说。

“我是说，原先没有！”

“原先什么都没有。”他指指前头，“原先有那座大楼吗？原先有这条马路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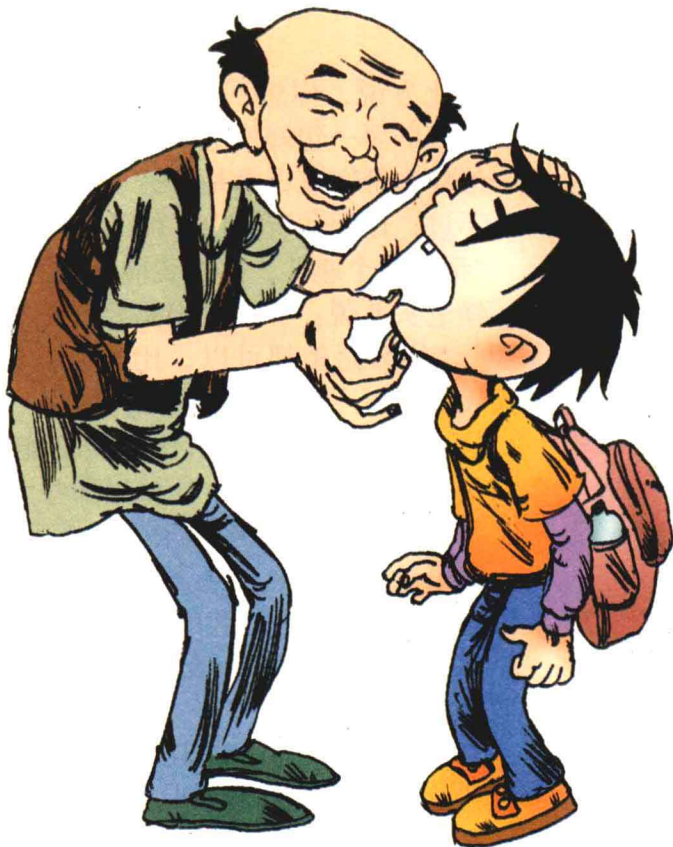
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讲不清楚。

怪老头儿说：“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，不行啊？”

“当然行。可是……连房子一起搬来的？”

“不搬不成啊。要在那地方修马路。我这个老头儿最听话，让我拆迁，我把房子叠巴叠巴就搬来了。”

“把房子叠起来？”



怪老头儿一边咳嗽一边说：“都把我气咳嗽了！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。你们老师教你们，多累得慌啊，要叫我，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！跟我进屋，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！”

怪老头儿走到小房子前头，从上衣兜儿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，走进去。我也随后跟进去。

他关好门，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大方桌前，伸出一条胳膊说：“好好瞧着！”

说着，往桌面上“啪”地一拍。

这一拍，桌子忽然垮下去，成了扁扁的一片，贴在地上。他弯下腰，跟揭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揭起来，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儿，揣进衣袋里。

我看傻了。他可满不在乎，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，抖开，往地上一撂。还是那张方桌子，摆在原来的地方！

我愣了好半天，这才走上去，用手按按那张桌子，又用指头弹弹桌面。桌子纹丝不动，桌面当当响。

“多好的红木！”老头儿得意地说，“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！”

那么说，“把房子叠巴叠巴”，就是把房子也这么“啪”地一拍，拍成扁片片，叠起来……

这实在不可思议！

“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。”怪老头儿说，“这么着，出门儿放心。”

真是这么一回事！

怪老头儿搬过一个小板凳，踩上去，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。那里头有两只漂亮的小鸟，正嘀溜嘀溜地唱着歌。

“你敢不敢吃鸟儿？”怪老头儿问我。

“吃鸟儿是野蛮的，”我说，“鸟儿对人类有益处。”

“有什么益处？”





“它们吃害虫！”

“关在笼子里，它们怎么吃害虫？我还得天天喂它们，怪麻烦的。你吃下去，让它们在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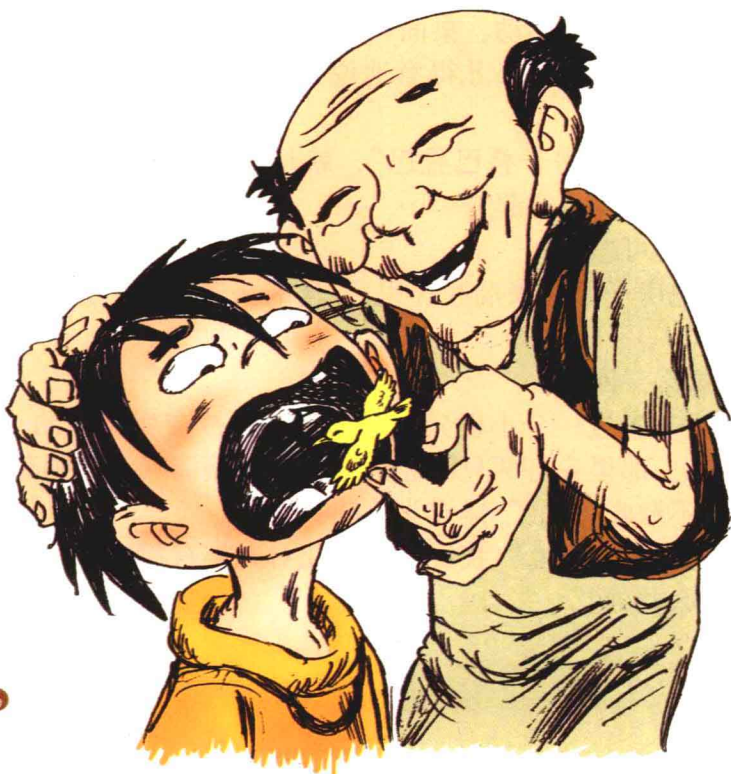
“活吃啊？”

“多明白呀！煮熟了吃，它们还能捉害虫吗？”

怪老头儿打开鸟笼上的小门，抓出一只鸟儿就往我嘴上送。我急了，想逃，可是怪老头儿放下鸟笼，一把揪住我的领子，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。我一喊，小鸟儿就下去了。

“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——治病啊，打针啊什么的，都不乐意，都得硬逼着才干！给你们当爸爸妈妈，多麻烦。要叫我，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哪！”

怪老头儿一边说，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到我肚子里去。我吓坏了，呆呆地站在地上。觉得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。接下来



我的肚子疼得厉害，“哎哟哎哟”叫起来。

怪老头儿说：“没事儿，都这样儿！好比打针，扎的时候特别疼，扎完了，病就好了。你要是老怕疼，肚子就好不了。”

疼了一会儿，果然不疼了。

“我怎么说来着？一点儿也不疼了吧？”怪老头儿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可是……它们怎么出来？”

“你说小鸟儿啊？必定是虫儿还没吃光。吃光了，你彻底好了，它们自己就飞出来啦！”

“我是说，它们从哪儿出来。”

“这就看它们高不高兴了。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，也许是你上厕所的时候。再不就是，它们啄个洞飞出来——没关系，很小的洞！”

我喊起来：“那可不成！多小也不成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这种可能性不大。它们心地善良，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。不过，要是肚子里的虫儿吃光了，它们又一时不想出来——你知道，外头污染太厉害，它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，还有些坏小子总拿气枪打它们——那可就麻烦点儿了。也没准儿它们饿极了，乱啄一气。”

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没事儿！两天以后还不出来，你每天吃点儿虫子。最好是活虫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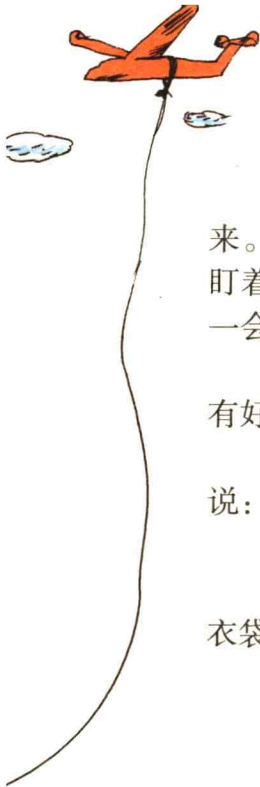
“吃活虫子？”

“再不，小米也成。生小米，用清水泡泡，像吞药似的吞下去。一天三次，每次一千粒儿。”

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。不管怎么说，肚子不疼了，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吧！

我谢过老爷爷，回家了。





第二天上午上课的时候，两只小鸟忽然嘀溜嘀溜地唱起歌儿来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向四周看。还好，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，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。吴老师也停下来，朝窗外看。她侧耳听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说：

“多好听啊……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。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，有好多鸟儿唱歌……”

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瞧。他偷偷向我挤挤眼睛，小声道：

“你可骗不了我！”

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了一阵子，接着，又挨个儿翻我的衣袋。

“真怪！”最后，他使劲地挠了挠头。

二 我的代表

我一放学，我妈就把我关在屋子里。写作业没的说，应该的。可是写完作业还不准出去玩儿，要念妈妈给我借来的一大沓《数学公式大全》《报考初中 1000 题》什么的，这可就有点儿让人受不了！

偏我妈还抓得特别紧，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也要每隔几分钟就推开我的门，探头看看。要是见我坐着不动，面前摊开《公式大全》，我妈就笑得满脸开花：

“我儿子真乖！”

如果碰巧我在地板上打醉拳，我妈就不管我作业做完了没有，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溜圆，眉毛也立起来了：

“怎么回事！肉皮子又痒痒了，是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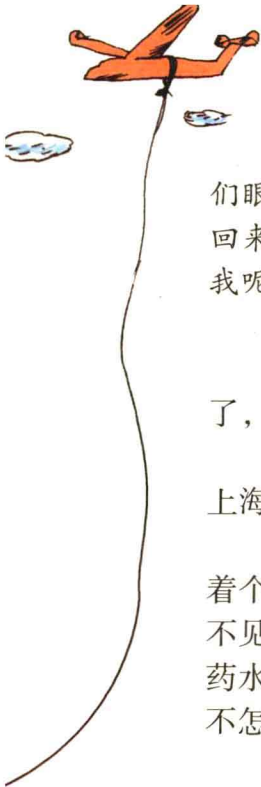
这话很不友好。更糟的是，随着这话，我妈多半还要采取一点儿不友好的行动，好让我肉皮子不那么痒痒。

这一天我做完作业，偷偷翻着一张借来的《童话报》，正好看见一个五年级同学给“咬耳朵姐姐”写的信，上头说：

我总想把一切事情做完之后，出去玩一会儿。但爸爸妈妈老看着我，逼我做功课。

我一看到这儿就乐了，怎么她爸爸妈妈，跟我爸我妈一个样儿？再接着看下去，那位同学说：





我想发明一种喷雾器。当我想要出去玩儿的时候，我就往他们眼前一喷，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就可以出去玩儿了。等我回来，再往他们眼前喷另一种雾气，这下子，他们就看见了，而我呢，仍旧在做功课。

我心想：我不知她的喷雾器发明出来没有。要是发明出来了，借来用用倒不坏……

再看最后写的学校和姓名，我泄气了。唉，原来这位同学是上海的，离我太远了，看名字，又是个女生！

这么一泄气，我可就挑起毛病来了，心想：这法子多笨！举着个喷雾器在她爸爸妈妈眼皮子底下比比画画，她爸爸妈妈会瞧不见？还没等喷呢，大耳光早就扇过来了！再说，喷雾器里准是药水儿，那玩意儿喷到眼睛里，受得了吗？别看我妈对我常常是不怎么友好的，我对妈妈却一贯友好，我不忍心这么干。

其实办法有的是嘛！比方说，找个个头儿跟自己差不多的同学，穿上我的衣服，往那儿一坐。反正书桌靠墙，妈妈推门瞧见坐着个人看书，也就说声“真乖”，赶紧回厨房照顾她的热油锅去了！

这办法当然也有缺点。个头儿差不多的哥们儿好找，也能热心帮忙。可是自己出去开心，让人家坐在这儿受罪，合适吗？再说，凡事都有个“万一”。万一妈妈闲下来，想检查一下我到底是坐在那儿背《公式大全》，还是画小人儿，那不就露馅儿了？

这么着，就要有一个跟自己长相也不差的“代表”，还得一模一样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区别。这种事，别人（就说上海那位同学吧）连想都不敢想，可我就是另一回事了。现在认识了怪老头儿，我信心大增。去求求怪老头儿，这事儿也说不定就能办成！

可惜一连好些天，我上学没见着怪老头儿的房子。没准儿这

地方也说老头儿的房子是“违章建筑”，老头儿不得已，又把房子叠巴叠巴搬走了。

还算运气：这天我放学，正看见怪老头儿站在大杨树底下，探头探脑地往大楼的窗户上看。我一时非常快活，赶紧上去打招呼：

“老爷爷！有日子没见您啦，您怎么又搬了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是赵新新哪！咳，没办法！这座楼二楼上住着位姑娘，整日价弄来一帮小伙子跳‘踢死狗’，叮叮咚咚。一楼呢，又住着个老太太，天天练嗓子，冲着窗户外头喊‘多来米饭馊拉稀’，那声儿还直哆嗦，我听着跟猫抓心似的。我只好搬走！这两天听说这儿的居委会做了个规定，不许他们瞎闹腾。这不，我回来听听，是不是真不闹腾了。”

我问：“怎么样呢？”

怪老头儿又朝窗户上看看：“好像是没什么大动静。得，先住下再说！什么时候再闹，我再搬……”

老爷爷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大沓灰色的纸，双手扯着，用力一抖，撒开手。眼前立刻出现他那座平房。我虽然知道他有这么一手儿，还亲眼见过他把大方桌拍扁，叠成一小片，可我还是惊得发呆。老头儿走上台阶，拉开门说：

“进来吧，你不是找我有点儿事儿吗？”

我跟他后头，进门的时候悄悄用手在墙上按一下子。完全不是什么帐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砖墙，跟我先前见过的一样！

老爷爷进去，拉过一个小方凳让我坐，他自己也坐下：

“说说，有什么为难的事！”

我吞吞吐吐，把我想找个“代表”的想法说了。我有点儿不好意思，讲完又补充说：

“其实呢，是件小事儿，跟肚子疼不一样，办不办都没关系。要是挺难的，您就不用麻烦了……”

